

试论长鼓舞舞蹈文化在瑶族 社会中的价值与地位

刘 小 春

舞蹈文化所产生的历史的兼容量,可以称为人类文化之母。它是文化复合体中最为基础、最恒定、最有传承性的精神物化形态,它最能如实地记载反复、互动的社会结构与各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瑶族是我国南方分布最广和人口较多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他们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迁徙游耕于华南及东南亚广大山区。这样一个因其特有的迁徙性和居住分散性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民族,是怎样依靠着特有的文化心态、文化规范、文化行为、文化活动以及文化疆界,数千年来令人瞩目地延续下来并为人类文化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是一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一个民族的社会舞蹈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性行为,本文试图从剖析瑶族最有代表性的长鼓舞舞蹈文化入手,寻找瑶族传统文化的特征,并探讨形成这些特征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借以展开对社会舞蹈有关理论的思考。

一、长鼓舞舞蹈文化是瑶族代表性的文化标志

瑶不离鼓,这句俗语生动地说明了瑶族社会与长鼓的关系。

中国各瑶区都有长鼓舞流传,较为典型的有湖南、广西、广东流传过的“过山瑶”的“单人还愿长鼓舞”、“做屋长鼓舞”和“赶羊做鼓长鼓舞”;湖南、广西平地瑶地区流传的群舞“芦笙长鼓舞”、“拊鼓舞”和“羊角长鼓舞”;广东排瑶地区流传的“排瑶长鼓舞”;广西金秀坳瑶地区流传的“黄泥长鼓舞”等。长鼓舞主要在瑶族重大的节日及宗教仪式上表演,如祭祀瑶族先祖盘王的“还愿盘王”、“耍歌堂”、“踏歌堂”、“花炮节”和春节等,说明长鼓舞与瑶族人民的历史宗教信仰、社会生产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长鼓的造型上来看,最大的长鼓,鼓身长达2.4米,鼓口径达20厘米,而最小的长鼓鼓身则仅有56厘米,鼓口径仅有6厘米。坳瑶的黄泥长鼓分母鼓公鼓,造型原始、古朴,而过山瑶的长鼓则雕龙绘凤,造形非常精巧。

瑶族流传的有关长鼓舞的来历各地区大同小异:古时,瑶族始祖盘瓠(盘王)有一次进山打猎,在追赶山羊时不幸被山羊抵落山崖身亡,盘瓠的六男六女寻找父亲,发现盘瓠的尸体挂在悬崖的泡桐树上,儿女们便追杀山羊,砍倒泡桐树,挖空树干作长鼓,剥山羊皮蒙鼓面,击长鼓以为盘王伸冤雪恨。流传在广西贺县的“72套赶羊做鼓长鼓舞”就非常生动细致地表现了长鼓舞来历的这一传说,该舞从祭神、拜天地开始,接着是盘王出猎,发现了画眉跳涧、金鸡跳杠,从而发现山羊的踪迹,紧接着是追羊,山羊反壁,盘王射羊,山羊中弹装死,盘王摸羊,羊突然跳起猛踢盘王,盘王掉下山崖身亡,儿女找父,砍树,介板、斗桌、

斗瓮，儿女围坐下来商量报仇，商量完毕决定上山找羊，拔草看羊，发现山羊、围羊、追羊、射羊，砍木做杠，捆羊，抬羊回村，众人围看山羊，接着砌灶、安锅、放水、起火、烫羊、刮羊、剖羊、剥皮、钉皮、量皮，砍木做鼓、挖鼓、蒙皮、钉鼓、试鼓、围鼓、升鼓、听鼓，最后打起长鼓为盘王伸冤。与长鼓舞有关的还有瑶族始祖盘瓠的神话传说和漂洋过海传说。有关盘瓠的传说其中有3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盘瓠是瑶族的祖先；其二，盘瓠是杀敌救国的有功之臣；其三，盘瓠地位特殊，是皇帝的女婿。我们再看看与瑶族祭盘瓠紧密相联的漂洋过海传说：在寅卯2年，天大旱，瑶族人民无奈只得离开南京海岸，漂洋过海，谁知道船到海中，突然起了大风大浪，船7日7夜不得靠岸。于是瑶族许下愿誓，祈求祖先盘王保佑，后来果然风平浪静，12姓瑶人平安到达岸边，以后就沿俗还盘王愿以谢盘王。长鼓、盘瓠、渡海3个瑶族的著名传说，传递给我们是什么信息呢？把3个神话传说联起来可以作如下推理：瑶族先民当年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他们曾是一支比较强盛的民族，生存在中原一带，后来可能是在与某些民族(比如一个以羊为图腾的民族)的战争中惨遭失败，于是举族迁徙，历尽千辛万苦，到了南方。留在长鼓上应是当年惨败的悲壮记忆，而漂洋过海则应是在迁徙过程中千磨百难的象征。日本著名民族学专家竹村卓二先生指出：瑶族“在迁徙的途中，整个集团所经历的某种难以克服的灾难留下了鲜明的记忆，后来便升华为渡海神话，成为统一各部族的新的象征”。^①我们知道，神话传说随着时代的变迁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而长鼓传说中有关盘王身亡的情节，则是瑶族先民当年惨败的象征。后代们打死山羊剥皮制鼓报仇，则是瑶民为恢复当年民族昌盛的最大期望，这种期望和漂洋过海传说形成了瑶族文化心态的基础——强烈的危机感和追求生存感。长鼓声声，它警醒着一代代的瑶族人民，激励着瑶族人民在艰难困苦中英勇奋斗。瑶不离鼓，长鼓凝结着瑶族祖先的血和泪，它时时刻刻提醒着瑶家后代不忘历史，要顽强地生存下去。这为我们探索瑶族顽强的生命力奥秘提供了一套文化密码；长鼓舞文化，是瑶族传统文化的内核，是瑶族最具有民族色彩的代表性文化标志！

二、长鼓舞文化集中体现瑶族的强大民族凝聚力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产生一种自我意识——意识到他们属于一个民族。这种自我意识来源于行动模式的共同趋向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凝结为一种特殊心理状态，乃形成文化的民族性。社会文化学指出，民族文化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产生和增强一个民族的社会凝聚力。所有文化象征形式的作用都在于增强一个民族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感，用同一种标志、仪式和思想观点使他们感到都是同一群体内的人。瑶族的长鼓舞文化，就是充分体现民族文化凝聚力功能的最典型例子。一千多年来，瑶族四处迁徙，从北方到南方，从中国到东南亚，演化成了众多的支系。他们之间有的生活环境不同，有的生产方式不同，称谓、服饰、语言、习俗、居住、婚姻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打起长鼓祭盘王，使他们产生了共同的观念——我们都是盘王的子孙。湖南和广西的平地瑶，他们早在明朝就被统治阶级赶下山来，在平地定居劳动生活。几百年来，至今他们还在吹芦笙打长鼓纪念盘王，千家洞的传说，更增强了他们复兴瑶族的强烈愿望。广东连南八排瑶也是如此，虽然早

^① 竹村卓二：《瑶族的历史与文化》，第291页，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6年。

在明朝就已经定居下来，但也一直在农历10月16日举行盛大的“耍歌堂”活动，打起长鼓祭祀盘王。过山瑶更不用说，从湖南隆回到广西防城，从广东乳源到云南河口，以及泰国、老挝、越南和美国瑶胞，大部分地区都有长鼓舞流传，打起长鼓跳起舞，瑶胞们就会有强烈的认同感，感到他们是一家人。就是贵州、云南、东南亚一带虽然长鼓舞失传了，但瑶话中“报控”（意即跳长鼓舞）这一词还流传着，还愿仪式还要唱“长鼓出世歌”。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长鼓作为瑶族一种凝聚着集体感情和价值理想的民族象征形式，长鼓舞文化形成了瑶族共同的情感中心，激发着瑶胞们的强烈民族感情。丰富多彩的各类长鼓仪式活动，都有某种超越现实，超越个人利益的东西包含在里面，这种超越性和集体性已是社会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的基础。

长鼓舞文化，是瑶族历史、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投射，凝结与表现。我们利用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再进一步对以长鼓舞文化为中心的长鼓文化的内部结构与功能做进一步的剖析，以求加深认识它对瑶族心理素质的影响。

长鼓文化的结构，主要由艺术、文学、宗教仪式等亚文化丛构成。其中艺术亚文化丛包括：各类长鼓舞、长鼓舞伴奏音乐及长鼓歌，各类长鼓制作工艺（包括长鼓艺人专门服饰）以及表现长鼓的传统绘画剪纸等舞蹈、音乐、美术文化质点。文学亚文化丛包括：有关长鼓的传说、神话、歌谣、师公经书、民间历史文献（包括《过山榜》、族谱、《千家洞古本书》等）。宗教活动亚文化丛包括：盘瑶“还盘王愿”，八排瑶“耍歌堂”，平地瑶的“赶庙会”、“鞞鼓游盘王”和“踏歌堂”，坳瑶的跳丧，盘瑶花炮节以及因此形成的长鼓崇拜现象，艺术、文学、宗教三方面以长鼓舞为中心，在功能上互相渗透，互相联系，互为因果，有机地聚合在一起，组成了瑶族独具特点的长鼓文化。

各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过程中，产生各具特色的理性认识、感性领悟和感情体验。各民族的文化传递，实质上就是该民族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理性认识、感性领悟和感情体验的传播、延续和发展。理性认识和感性领悟的差别构成了概念性世界的差别，各个民族的概念性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从该民族的眼光去了解一切都似乎合情合理，以其他民族的眼光去了解，就会感到难于接受。感情体验的差别又构成了感情趋向的差别，不同的体验可以使不同的民族对类似的事物产生差别很大的感情趋向。感情趋向激发起的激情，是一个民族在一定社会培养起来的感情合金，它们极大地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们对真理、价值对象、理想对象的追求与创造。概念世界的差别和激情差别就是文化的民族性。

在盘瑶的概念世界里，长鼓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盘瑶最隆重的祭祖仪式“还盘王愿”中，神坛上供奉的是凿有盘王像和三个长鼓形象的瑶族凿花（类似汉族的剪纸）和一个长鼓，在请盘王降临后要举行隆重的“请连州贵客”仪式，即请长鼓艺人出来表演长鼓。主持还愿师公唱道：“盘王圣帝宽坐位，请出后生年少来胜控。”意思是请盘王下来欢欢喜喜坐好，请出年轻漂亮的艺人打长鼓跳舞给他报仇泄恨。接着把长鼓艺人请进屋后，唱起了“长鼓出世歌”，随后长鼓艺人表演长鼓舞，在还愿结束后长鼓艺人还要表演一段，打着长鼓送盘王归去。广西贺县瑶族在春节表演长鼓舞，首先要到盘王庙请盘王表演一番，然后长鼓队打着“盘王出游”的彩旗到各村寨进行贺年表演，表演前要唱“盘王歌”和“贺主歌”。在春节结束后，长鼓队还要到盘王庙前谢盘王。平常长鼓都供在艺人家里的神台上，不能轻易乱动。

平地瑶由于下山定居较早，经济文化较发达，长鼓舞表演的规模更大。平地瑶一般都有

规模比较大的盘王庙，在农历10月16日传说是盘王的生日这一天举行“还大愿”的隆重仪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的新华乡一带，从农历12月12日凌晨起，举行7天7夜的隆重祭祀和庆祝活动。仪式开始，挑选4个俊俏纯贞的少女，由师公授予长鼓。是夜，全村男女老少衣着斑斓，用纸扎的花轿抬着供品，系上象征瑶族圣地“千家洞”的特大稻谷和牛角，排队来到盘王庙前请神接福。盘王庙前吊着3个长达7尺5寸，鼓口径1尺的特大的长鼓，由6名男艺人用砂包边舞边击打。师公带领手执长鼓的少女和芦笙长鼓舞队一起翩翩起舞，芦笙长鼓舞队一般由12名艺人组成，即4人执芦笙，4人执小长鼓，4人执小锣。舞队在庙里祭祀舞蹈一番后，即到庙前广场表演，表演到高潮群众也可以一齐加入表演，届时号子声、芦笙声、长鼓声交织在一起，气氛非常热烈。整个活动以芦笙长鼓舞为中心，还要举行抢花炮，摆歌堂，唱大戏，砍牛等大型祭祀娱乐活动。在湖南和广西一些地区的平地瑶，在芦笙长鼓舞中还有羊角舞，由一群艺人双手执着羊角模仿山羊，而芦笙长鼓艺人则围攻山羊，再现了当年长鼓传说的情景，使瑶族打死山羊为盘王报仇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渲泄。

另外，广西坳瑶的黄泥长鼓舞和广西恭城县的挞鼓舞，除了“还盘王愿”时跳外，在丧礼上也跳。解放前，湖南瑶族告状打官司，也带着长鼓上公堂。^①在瑶族师公所用的神像中有瑶族艺人打长鼓迎神的形象，在瑶族著名的民间历史文献《过山榜》后面有艺人打长鼓还愿的古画。以上的种种现象表明，瑶族有一个鲜明的长鼓概念世界——强烈的危机感与复兴感，长鼓舞是激发瑶族感情趋向激情的催化剂和源源不断的情感营养液。

从瑶族各支系一套套的长鼓舞中我们可以想到，当年瑶族在中原或江淮一带，被以羊为图腾的民族击败而南迁，他们发誓报仇雪恨，虽然历尽种种近于毁灭性的打击，盘王信念支持他们不断地反抗、斗争，千家洞民族昌盛的美好期望鼓励着他们生存下去。他们不断地迁徙，不断地寻找美好的未来。从中我们看到，瑶族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通过神话和宗教形式，把个人的生存和民族间不断趋近的未来联系起来。一套套的长鼓舞，不啻是民族历史存在的记载，民族经历过的事件成为整个民族存在的文化标志——打长鼓祭盘王图复兴。所以说，今天瑶族的空间存在，是以其独特的历史感和历史观为基础的。

与强烈的危机感相关联的是瑶族是中国最富有反抗精神的民族。史籍记载：汉代至国民党统治时期，瑶族的反抗斗争几乎从未间断。著名的有宋代湖南梅山地区瑶民起义；元代的湖南唐大二、广西贺县唐七的瑶民起义；明朝大藤峡、罗旁地区瑶民起义，持续了二百多年，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就是在中国各民族人民斗争史上也是少见的；一直到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现代桂北瑶民起义。瑶族人民为了争生存，进行了长期的可歌可泣的反抗斗争。这在舞蹈文化中有很多的反映，象双刀舞、关刀舞、剑皇舞、出兵收兵舞、棍舞、五旗兵马舞等都是反映战争内容的舞蹈。长鼓舞中的芦笙长鼓舞，就有招兵舞、武鼓舞、齐北鼓、东北鼓等反映战争和欢呼战争胜利的舞蹈。

三、长鼓舞文化在瑶族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要存在和发展下去，一个必备的前提就是必须能够不断地培养合格的新的社会成员来填补由于老一代人的自然死亡所造成的空缺，而要做到这一点，无论如

^①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湖南零陵地区资料本》，第240页，湖南省零陵地区群众艺术馆（内部资料本），1984年。

何少不了文化的作用。因为任何一个人在刚刚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时，都还只是一个自然的人，没有社会性，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一切都是在出生以后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萌芽形成的。一个人只有在完成了社会化之后，才能算是合格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有众多社会因素对人的社会性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文化则是其中尤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它给予人以作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所必须的知识、价值和规范，人的社会性及其精神世界如何，与他们所受的文化影响甚大。人是吃着物质的果实长大，吮吸着文化的乳汁成人，这种影响人格形成的变迁作用，便是文化的社会化功能。

长鼓舞文化，除了上文说的向心功能外，还有认识、组织、整合教化等功能。它可以使本族人们充分认识瑶族社会和个人的价值，有利于人们组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长鼓舞文化是瑶族个人社会化的条件和内容之一，它和瑶族传统文化把一个离开母胎时只有自然属性的新生儿教化成阅历丰富的成年人，养成瑶族人的社会人格。

瑶族人民长期以来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他们必须付出超人的劳动才能维持生活。对下一代进行劳动生产技能的教育是瑶族人社会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瑶族生活在深山老林，狩猎是瑶族社会的一项重要生产活动，特别是在原始社会，它是人们衣食的重要来源，也是抵御猛兽侵袭，维持种族生存的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从上文介绍的“72套赶羊做鼓长鼓舞”中我们可以看到该舞细致地描绘了盘王打猎和盘王子孙围猎的过程，从怎样发现猎物到如何追踪，怎样射杀和警惕猎物装死反抗，以及捕获猎物后如何分割屠宰，都表现得非常细致逼真。又如流传在湖南、广西瑶区的“30套做屋长鼓舞”，从拜盘王、拜天地开始，接着是找屋地、看屋地、量屋地、挖屋地、平屋地、整屋地、砍木、杠木、锯木、架码、介板、立柱、装椽、上梁、割茅、夹茅、抛茅、盖顶、砌灶、新屋进火等内容，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瑶族人民建造木房茅屋的全过程，充分反映了瑶族“今岁此山，明年又别岭矣”的迁徙生活的特点，是瑶族游耕生产方式的文化体现，平地瑶的芦笙长鼓舞则有表现播种、插田、耘田、收割、庆丰收等水稻耕作内容。通过舞蹈文化对下一代进行劳动生产知识和生产方式的教化、熏陶，充分体现了长鼓舞文化的社会化功能。

我们还可以从长鼓舞的风格特点的形成看它对瑶族人社会化的作用。长鼓舞动律的风格特点，可以概括成弹、扭、稳、矮四个字。弹即指每个动作必须颤动，但这种颤动必须是有力的，好象装弹簧，但要用内力控制，使每个动作都有弹性感。扭，即在身体运动时通过扭腰侧身所构成最常见的动作姿态。稳，指舞步要平稳有力。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矮，其它的特点必须归结到一个“矮”字。瑶族评价长鼓舞跳得好不好，就看你打得矮不矮，他们以跳舞时蹲得最矮的人为表演的佼佼者。矮，腿部就必须全蹲，重力全在腿上，这就要求艺人要有非凡的腿力，如果没有超人的力量，往往是无法胜任36套或72套的舞蹈动作的。长鼓艺人必须从小就要学习，往往是学得全身酸痛，不能行走，不能下蹲，运动量之大，不亚于运动员的大运动量训练。一些地方在训练长鼓艺人时，腰部捆一根麻绳，绳的下端吊一块砖头，要求在练长鼓舞动作过程中，既不能使砖头触地，又不能左右摇摆，要求之严可见一斑。这也是瑶族人民长期历史生活所形成的。他们长期生活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里，在政治上、经济上受着重重的压迫和剥削，必须付出超人的劳动，才能维持生活，他们要求自己能超重地负荷。所以瑶族人民能吃苦耐劳，勤劳勇敢，忍辱负重，体现在长鼓舞中就是——矮。年轻的长鼓艺人打得矮，将会得到众多姑娘的青睐。而成年人打得矮，将会得到全族人

的尊重与敬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色的长鼓艺人培养出来，将是瑶族社会一名合格的成员。

四、社会舞蹈研究具有广阔的天地

我们从以上剖析瑶族长鼓舞蹈文化可以看出，社会舞蹈的表现内容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是各民族丰富生活的直接描述，并具有极强的功利性。社会舞蹈除了舞蹈的本体外，还渗透着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内容，它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边缘学科。现在社会发展的趋势使人们越来越注意到社会舞蹈的社会控制功能，是协调社会意识的最佳方式，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局面的有力手段。如我们通过研究分析长鼓舞蹈文化，归纳出瑶族人民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与复兴感是瑶族传统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可以进一步指出这是促使瑶族社会走向现代化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瑶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在。目前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把社会舞蹈作为一项独立的舞蹈学科进行研究开发，非常重视并着力发展社会舞蹈。当前社会舞蹈在我国已日益引起社会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与关注，随着中国社会舞蹈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舞蹈研究的深入展开，社会舞蹈必将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贡献出一份力量。

作者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县文化馆

责任编辑：谭深

“全国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理论与 与实践”研讨会在长春召开

由吉林大学高群教授倡议，《中国经济社会年鉴》编辑部、《中国环境管理》杂志社、吉林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吉林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吉林省经济社会环境学会六家单位联合发起的“全国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理论与与实践”研讨会，于1989年5月24日至26日在长春举行。来自12个省市的87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大会共收到论文44篇，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性、必要性、紧迫性及其对策，交流了各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实际经验，深入地探讨了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与会代表围绕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的不协调状况、形成原因和解决的对策以及如何加强对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

(宋宝安)